

“草”样年华

张崇

今天出现场的时候,架设完仪器,在等待同事的时间,突然闻到一股清香。和沁人心脾的香味不同,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味道。我环顾四周,各种各样的草不知不觉已经绿意盎然,掺杂着旧冬的不甘与死寂,携卷披戴风雪的荒芜,新生的躯干把我“严防死守”在其中,不再像春天一样,害怕被风折断了腰,而是在风中肆意地舞蹈,彰显着自己

的生命力。我望着满眼的绿色,喃喃道:“已经六月了啊。”

载着混沌的意识,摩擦着生命的土壤,透过缝隙小心窥探过去,那是生命意义的疑惑,从这一刻起,它感到世界的寒意。那是从历史巨厦底层的寒武纪传来的冰冷,那是狩猎的本意。用死亡的营养,哺育新生的希望,抓住一点一滴的营养,只为了自己的破茧而出。

草,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不起眼的植物。有人嫌弃它占了农作物的养分,咬牙切齿地要将它斩草除根,有人喜欢它平添的那一抹绿,专门购买草籽让它生长,但草似乎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它永远是自由的,只要有一颗草籽,不管天涯海角,不管飘向何方,只要落地就能生根,生长于苍穹大地。在面临寒冷漫长的冬夜时,又及时止损,随着时间一点点枯萎,挣扎,积蓄养分,风云变幻,坚强的心始终坚韧,忍受了破土的苦楚,经受了狂风的肆虐,经受了衰亡的摧残,只为迎接那一抹明媚的春色。到了晚秋,枯黄的小草又

被堆在了庄稼地,充当了肥料,燃尽了自己最后一丝光与热。人们常说,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若没有草贡献出自己干枯的身躯,又要用什么去燎原呢?

这,正是对我们测绘人的真实写照。我们来自五湖四海,扎根在全国各地的山川河流。我们是自由的,顶烈日、冒严寒、越急流、跨沟壑,走过繁华与寂静,踏过绿野与荒芜,将精确的点位准确地提供给需要的地方;我们是平凡的,作为土木行业的先行者,做着工程的辅助工作,却不争不抢,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,用汗水浇灌每一处贫瘠;我们是积极的,在面临工程问题时,我们一马当先,为解决问题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,和工程各项工序对接,充实自己的各种技能,从安全到质量,从施工到成本,孜孜不倦地寻觅充实自己的养分。记录仪器的一次次显示,复杂公式的一回回量算,细枝末节的一轮轮修改,精心统计的一批批检验,失之毫厘,谬以千里,逐行逐列写下严谨作风,沉甸甸的数据彰显测绘人的担当。是日复一日的坚守,没有掌声伴着鲜花的喝彩,只有一往无前的跋涉,生命融进祖国的山河。

“三万里河东入海,五千仞岳上摩天。”愿我们测绘人铭记草的精神,始终如一,坚韧向前,在平凡中彰显自己的色彩。

有一种人,生命热情犹如茫茫海面的灯塔,使每一位亲近他人都能感觉到其人格魅力,可为迷失自我的人指引方向,并能够从他那里汲取前进的动力和热情。我很幸运,因为我的师父杨军就是这样的人。

初见师父时,我还提着跟我走过很多旅程的破旧行李箱,一个看上去高高瘦瘦,有点像金庸小说人物走出来的儒雅中年人走过来向我打招呼:“你好!我是‘新海虎4’轮机长杨军,你是新来的实习二管轮马定吧?你先休息一下,过会我带你去熟悉下咱们船!”

午饭后,师父舍弃了午间小歇的时间,马不停蹄地就带我下到干净敞亮的机舱:“这是我们的高压冲水泵,这是挖泥泵,甲板上还有波浪补偿器……和你之前跑过的船区别挺大的吧?”就如师父所说,作为“插班生”的我之前在别的船务公司干过几年,现在看着这熟悉的环境但又陌生的设备,柴油机之类的通用设备都见过,可其他陌生的疏浚设备从未接触过,“看着这么复杂,我究竟能不能适应?能不能胜任?”我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,打起了退堂鼓。

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,师父敏锐地察觉出了我的焦虑,就又耐心地向我讲起了他的经历。在2003年,师父同样是作为“插班生”进入了公司,也是从零开始熟悉疏浚船舶,他亲眼目睹了公司的发展壮大、设备的迭代更新,也在此期间不断充实知识、提升技能,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踏上了人生和工作中这条康庄大道。师父朴实无华的语言让我备受鼓舞,似乎瞬间“满血复活”了。

说得天花乱坠不如实际操作。作为“插班生”,一切都得从头开始,初来乍到的我对挖泥船的了解极度匮乏。

针对这些情况,师父给我制定了一整套培养计划,总结来说就是要做到“四多”:“‘多看和多听’是要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当中去,集思广益;‘多想和多问’就是做事要细致,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,要虚心好学,不要漏掉每一个细节。等你哪天把这些都能做到位了,我就给你打报告转正。”师父耐心而又严厉地对我说。

实践出真知,某日,师父正带着我在集控室值班,突然,监控显示屏上显示右主机B5单缸的排气温度在同等负荷下出现上升,超过延时时间没有恢复常态,师父凭借着丰富的工作经验,立即作出判断,先让我通知驾驶室降速,再根据数据很快分析出整个燃油系统、燃烧工况、进排气系统等具体情况,该换喷油器的换、该调整油门齿条的调整、该检查缸头进排气阀和曲拐箱运动件的检查确认,短时间内迅速将右主机工况调整到最佳的状态。简直操作猛如虎啊!师父精准的分析、机舱兄弟们强大的协作能力,让我钦佩地五体投地。

“小马,凡事往往要从细节处着手,把小事情处理好了才能避免问题的扩大化,工作才能取得主动和成功。”这是师父对我最基本、更是最真诚的教导。

在一次和政委王燕军的聊天中得知,在师父的工作生涯里,他培养带出了一批“业务知识过硬、作业经验丰富”的青年骨干队伍,服务于国家的港口疏浚行业,为航道事业发展发挥着一名老党员的光和热,此刻我为能成为他的徒弟而感到自豪。现在,在师父的毫无保留的细心教导和帮助下,我对耙吸船有了全新的了解,对师父的敬意也更增添了几分,我这名“插班生”已经正式融入“新海虎4”轮的大集体了!

两名「插班生」的特殊情谊

马定 王燕军



摄影 城市一角 鲍子润

环城皆山,坐拥“一楼一山一洞一址一城一区一江”七个“一”的龙岩,是资源丰富的旅游胜地,是著名的闽西红色革命根据地,是中国唯一以“龙”字命名的地级市。身在厦门二十余年,却从未接触过这位西边的老邻居,今年借着公司闽西红色教育党日活动的机会,第一次

举目环顾,只见漫山遍野的绿,偶有飞鸟飞过,浅浅点缀巍峨的大山;行在城里,溪多河多,可能是雨季已过,河溪水位不高,河流并不湍急,只在清晨垂钓的钓客脚边静静流淌,身后大片的芭蕉叶随风轻摆;行在乡间,稻田片片,村屋座座,村民或下田劳作,或坐于家门摇扇纳凉,

山,流经上杭、永定等地,孕育了闽西文化,也融合了客家文化,更造就了龙岩人热情包容、来者皆客的性格。蜿蜒的汀江边错落着客家标志性的楼宇,土楼。前几年红遍全国的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里的土楼原型便出自客家土楼。土楼用土石夯筑,不用钢筋水泥,但牢固如石,

递烟,一边煮着茶,招呼客人坐下,闲话家常。聊客家的历史,聊大山的四季,聊土楼的日常。聊到一半才发现,原以为土楼都是像海报和电影里的那样以圆形为主,实则不然。在龙岩的几万座土楼中大多以方形为主,仅有三百多座圆形土楼。圆形土楼规模庞大,建造繁琐,

行看山水坐看楼

余晓昂

登山拜访。前往龙岩的当天,天气阴沉,伴有细雨,黑云压城,却无风鸣。整个城市好像平静的湖面,偶有波纹,始终给我一种安静冷清的氛围。行在路上,高速高架从山体穿过,在山间蜿蜒,

始终未见喧嚣吵闹。有动有静,动静皆宜,整个城市像幅水墨山水画,山水定调,烟火点缀。

烟火大多来自客家,生活在龙岩的人民将近八成都是客家人。客家“母亲河”汀江穿城而流,绕过南华山、梅花

是客家人的庭院,也是客家人的堡垒,更是客家人的乐园,通风采光,冬暖夏凉,好像老香港电影里看到的城寨,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走进客家土楼,好客大方的客家人似乎人人都会卷烟煮茶,一边为客人

工艺复杂,造价昂贵,楼中装饰用的金属材料在建造之时都是稀缺资源,成本不菲,楼主身份可见一斑。谈天说地,天色渐晚,聊到兴起,发现客家人似乎人人都能来一两句客家山歌,歌声悠扬,在土楼里回响,

在大山里飘扬,在客人的心中游荡。

踏出土楼的门,便到了作别青山,登车回家的时候。我家住海边,自小常看海。看多了被天空染蓝,被朝阳染金,被夕阳染红的海,发现进山看绿也别有一番滋味。多样的颜色都浅尝一点,相信生活也会更多彩一些。